

寓

林

集

寓林集卷之十八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行狀

亾友吳仲虛行狀

海陽之吳氏伯實仲虛兄弟以友于聞某交仲虛深往讀其所銜哀狀伯實者泣然掩卷而表之別去僅一暑而仲虛忽告謝矣嗟乎人壽信無常奈何獨厄吳氏又短吾仲虛哉不知其人視其友三則何能重仲虛然而文生於情仲虛自有不亾者余安能負地

下知而莫爲狀且其從弟繼序述仲虛行美而徵仲
虛子且少孤庶幾狀而乞銘鉅公者以不朽仲虛余
則何辭仲虛諱繼灼號履素以仲虛字行其先自唐
御史少微公甘傳而爲宋文肅公徽始居休之商山
又十傳爲曾大父寧庵公昆昆生鯉墩公祿祿有四
丈夫子而次公曰龍泉公洽官鴻臚寺署丞是生仲
虛先是龍泉公元配黃孺人凡三舉女而鯉墩公夫
婦亟抱孫命置側室張先舉伯實後八年而黃孺人
生仲虛仲虛生而凝重負雋穎十歲時從客所得左

氏傳輒私喜成誦塾師不知也弱冠風格修爽白哲
朱唇盎背美鬚髯望之奕奕霞舉性朴質不受飾能
爲湛深之思其學本尚書經術偏嗜左史兩漢晉魏
諸書及百家言釋官小說無不涉其津涯遑遑有詮
外解爲博士家言務深卓然遂不利于有司試而龍
泉公督子嚴且材仲虛而矚之曰三倍之畫惟爾兄
六藝之書惟爾灼仲虛愈淬礪下帷丙夜不休亾何
黃孺人龍泉公相繼捐館舍兄弟兩人相鄉哭泣骨
幾毀諧好彌篤奉龍泉公遺命家內外生產作業伯

實一切棄之不爲仲虛煩有大疑一商決而已仲虛
益得恣力於文章多詣精理鏗然有古聲然竟不利
於有司去而游太學當是時大司成海岳許公洪陽
張公皆以文行相器重數奇五試五不售辛卯下第
歸語所知喟然曰命矣乎力則安能于是益發秘藏
書讀之析玄索奇取材菘林入與伯兄諸昆季討泉
石花鳥徵會文酒修人倫之樂間從故所敬事石公
于蓀谷淘汰名理竟無生之業有所詮證卽老宿未
及於是借伯實及石公渡海禮普陀大士損橐飯僧

作水陸津梁而歸訢如也仲虛故不善憂數年間諸
父昆弟婦女相繼歿仲虛情俱傷猶幸伯實亾恙丁
酉冬伯實病大劇仲虛自留都下第趣買舟兼程歸
伯實已下世兩日矣仲虛乃仰天槌胸大號慟曰天
乎吾安得從二十餘年怡怡雍雍于地下者爲快乎
每一慟幾絕見者無不泣下仲虛故嘗哭其父母嘔
血至是復作仲虛旣哭傷其兄伯實又以伯實所謝
人間世事一切肩之觸事感緒憂勞煎心遂病矣而
神氣猶爽爽如平時手未嘗釋卷子姪輩候者必以

衣冠見物之日猶令侍兒索呂氏春秋同兄弟輩披
覽談笑自若日晡時長子懷真自武林趣歸見父委
頓悲泣甚仲虛手摩之徐曰兒勞乎令謁家廟徧拜
諸尊長朝其母出仲虛猶冠服危坐無嗚咽語至夜
半條然逝矣仲虛生平不妄交人閉戶下鍵多所事
玄覽於武林獨暱就予與虞長孺馮開之先生於吳
驪王百谷於臨川暱湯若士俱文章氣誼之知居恒
恂恂見客多莊視不妄發語及與彈射古今人辨義
析事霏霏不絕妙出奇致卽從橫堅白者時爲之謹

家故號素封彼忤者不望其腹卽題之以膏以余所
聞仲虛有施如塾師其貧且老不廢館穀者四十餘
年又爲其縣辦後事族第禮卿從弟季常負才穎篤
筆研之好及諸生金虞仲稱密友不難損千金餉遺
故人族屬有所須於仲虛振急贍困時時不絕仲虛
不自見德歲己丑大侵炊粥噉饑起於人無筭嗟乎
此詎嗇者能哉大都仲虛朴質自固其天性嗜義好
文若渴而恥爲名高不佞人亦不受人佞不妄與人
亦不令人妄受平居無所見才當窾會可片言決所

著自中表志傳尺牘數首西爽稿而已不侈爲篇什
故華豔虛驕之士罕得而知焉然以仲虛所居不幸
損其年損其名位而不能損其智與其斂節懿行藉
令仲虛無文而減其質學士大夫不過目之爲程鄭
者流最則題之爲俠而已又烏能重仲虛而不朽之
哉獨怪仲虛事石公久詮理證因非一朝夕而不能
歸于無情以傷伯兄死儻其情之至者非理之所解
耶嗚呼是乃仲虛所以不泯者也仲虛生於嘉靖癸
丑年三月廿九日亥時卒于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廿

二日亥時享年四十有七元配畢孺人生一女及笄而殤子男二人長懷真側室蔣氏出次懷上孫氏出俱幼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玉欄杆之阡某不獲馮棺而哭而既受事鍾陵鞅掌案牘不能作好語讀繼序所述仲虛行事輒嗚咽歿友不能已已乃爲撫而狀之

禹杭黃處士行狀

禹杭處士懷南黃公之子曰新甫鼎負雋才友人鄭元夫每從予稱生好奇字古文乃覽生所手次處士

行徵矣處士有子且其行固自爲奇也而將有銘于墓中之石辭請狀焉狀曰公諱朝泰字應麟別號懷南先世居於彭越橋之渚高祖以廢箸入禹杭之甌箬鄉見其山水佳且宜桑稼可老也遂家焉曾祖鎮治儒生言上春官爲邑聞人家亦滋大世遂稱甌箬黃氏云鎮生世魁娶于沈則公父也生公四年沒乳乳藐諸孤母沈影相弔也嘗撫公泣曰嗟孺子天刑之而天畱之抗而宗令黃氏豪有聞惟汝墜而宗辟呼偃伏甕牖下亦惟汝公幼稚已心領之居輒奉母

氏驩痛輒自匿戶牖側飲泣母遇驩自若絕不作憫
惻於邑之色已而母微得之嘆曰天乎夫不亾乎小
兒曹有心矣公少事詩書業儒比冠念父既不祿母
寡當戶拮据作苦心悲之又賦性壯烈見亾賴子舞
智憑氣力橫行里閭謂是孱孱者儒何當也富賚
不可知遂棄儒卑身田間而好忼慨仗節稱說古魯
朱家劇孟之爲人扶人之急賑人不贍往往爲人處
生存亾不自矜伐井里少年競注意高仰之先生長
者數見過問民所疾苦不平事歲時伏臘斗酒相勞

車闐闐滿門公磬折趨之家產千金所入輒緣手盡
數起亦數廢未嘗有擔石之儲也里人沈姓者逋金
二十貧亾以償公心置之其人不忍負也潛鬻其婦
以償公疑察之得其狀亟呼謂曰公非長者愛吾金
不愛吾德吾且捐人之妻以爲利而稱人哉趨焚券
歸其金令贖婦而沈氏夫婦完存者二十年又聞氏
婦少寡有姿容一黠盜挑之不得大恚恨繼而盜敗
辭連婦迫甚婦日夜抱其子而號公拊心歎曰嗟乎
冤哉苦也爲捐三十餘金居間解之婦竟號德公乃

攜若子捨地請曰妾母子所不爲賊人魚肉以卑見
天日以更生于聞氏敢忘長者之賜子弱無它能願
補長者廝養之役歟而後已公厲色謝曰嗚何言歟
我母氏寡而憐而寡我幼孤而憐而之孤夫孤焉可
許人也且予薄捐金而厚取償于若子者以爲義乎
飯而遣之其緩急人不自見德類如此公偶夜歸忘
其財時有鉅盜沈堂掘塚作姦白晝標市門諸豪家
心知盜也咸目攝之亾敢問公曰是鼠太橫矣聞于
官計爲捕緝半歲始獲批引其渠黨十餘曹貲累百

數而堂竟論成于獄訖今數百里眠食帖然無雞狗
之警者黃公之力也嗟乎以公之慷慨自好誅暴扶
傷令得起茂材偕有司薦縮一郡一邑之寄卽勃海
朝歌之業可畫然覩而僅僅伏田間爲德閭巷之民
又不竟其施得年四十二以歿悲夫臨歿無它言惟
是廓落少成事未及振揚母氏勤渠貞白之操爲恨
不瞑之目以待孺子孺子者所稱好奇字古文負雋
才曰新甫鼎者也余嘗觀世之儒生冠側注喜稱說
詩書聞人緩急輒掉臂去卽爲吏亦無所見長閭里

魁浮慕俠名行小義小慧而輒喜睚眦陰殺人可羞也如黃公之散財振貧阨不畏疆禦溫遜不自伐其德真有古名豪之風矣予故狀而列之俟立言者采焉

亾友張仲初夫婦行狀

予自弱冠弄筆墨游于文學先生卽交仲初迨今廿餘年交好而仲初竟鬱鬱成疾之夕會有天假予從計吏還鍾陵猶得撫其牀而哭亾何其長子堯元走一介涉江踰山千餘里草其生平來請狀而曰先君

子且草土矣母王孺人與俱草土而寧忍朽先君子
之骨嗚呼予卽無文焉忍無文于死友哉仲初諱文
輝別號養初仲初其字也張故聞族以太宰恭懿公
瀚中丞澤山公濂昌大之濂之先爲應禎贈吏部員
外郎以中丞賚禎生洪授崇府引禮舍人洪生榜爲
儒隱濱湖先生是生仲初仲初生而魁岸豐頤脩髯
恥屑屑人後少慧穎從父鄉進士繹山公受易旣通
文藻清溢時人稱之于是浮梁令敬堂王公以女歸
焉爲王孺人是時督學十洲林公有文人名衡士三

浙則仲初與虞銓部長孺鍾中丞文陸並角起鬪
學鄭公文崗以諸生高等補廩食癸酉侍御蕭公兌
嶠尤賞識其文曰奇寓純粹之中巧藏典暢之內仲
初聲稱益藉甚諸生間已卯之役予始得交仲初仲
初與鍾中丞文陸讀書雲居禪寺之西舍不佞與劉
儀部抑之居東舍時時論文以尊酒過從仲初故以
品自豪持論慷慨人有所不可不稍借以色文咄咄
好爲雄奇居必稱古時高歌朗吟流俗人魄爲之奪
吾輩亦敬憚之文陸每呼仲初如子躡風吸雲橫行

千里有餘何雕蟲爲仲初以爲知己而天乃絀仲初
鍾劉俱逸舉仲初已入彀矣會有所齟齬竟落受上
賞名益橫仲初亦自豪舉不少貶于詩古文辭屹屹
不已所交游多四方名士友人如許令慈許然明吳
伯霖翁子先鄭元夫江澹如尤號莫逆而以間游于
酒人其舉子業日苦心揣摩務就沉練後先督學使
者少松滕公紫溪蘇公並賞識其文武林茗營間學
者多從之會濱湖公捐館舍喪葬如禮服闋有丁酉
之役又復絀歷六試竟不得舉仲初怏怏不自快拊

膺太息曰人壽幾何生以不成名而學究老牘下乎
于是嗚咽而辭母氏鄧與王孺人別歷齊魯燕趙抵
京師以援貢事例疏于朝大都以益大工足兵食兼
得乘時自豎以效尺寸不報會東事起智略之士俱
奮仲初翹然有請纓典屬國之想草疏數萬言諸所
爲用長技陳時務七要甚具疏成會某公聞而沮之
不果上是時中丞汪公督撫天津仲初得以書入其
幕中汪公雅知才仲初間有所陳說部下士且引以
爲重然中亦有所不展又心念其母氏爲賦萬里高

堂遠悲風行路難以歸歸之日則王孺人已病甚矣
孺人病亦自仲初客天津飛語傳仲初遇難驚悸悲
悼遂不起仲初旣以窮途歸又哭亾婦將母撫諸孤
中傷怛甚而庚子之後仲初所爲沉舟背水以戰者
復不得與諸少年射策之列咆哮馳驟以鳴不平無
日夕暇自閉闔乃息足仲初益不堪于是復遊閩閩
遊復困卽故人爲鍾陵若予者愧不能爲臨邛予嘗
把臂語仲初宜適其初服以聽不可奈何者于天于
是始退而就帷中仍教授諸生然形神憊矣外矯舉

從橫如常而心內傷卒然病作痰上壅遂歿若仲初者真所謂遇不酬志志不滿氣氣不展才扼塞磊落者也而孺人故名家女其婉靜閨內不具知然自予交仲初知其爲仲初婦甚謹仲初自爲諸生有聲以文酒意氣自豪舉不問家人產而孺人所爲定省其兩尊人羞賓客酒饌咄嗟而辦未嘗告匱乏已仲初愛遠游乃獨奉其八十老姑卒以訛言憂念仲初病歿不可謂非賢配也嗟乎令仲初逢時卽不敢許有鍾鼎鉅人之業使如公孫弘六十對策主父食五鼎

榮被妻子何難何至奄奄草不遇之賦後先賫志以
歿哉雄心短馭脩德促年若仲初夫婦亦可悲矣仲
初生嘉靖辛亥六月十八日亥時卒萬曆辛丑四月
初九日申時得年五十有一所著有證真錄寫興稿
燕遊集藏于家孺人生嘉靖壬子五月十八日亥時
卒萬曆庚子六月二十日酉時得年四十九子二長
堯元能讀父書次堯章俱王孺人出繼娶陸氏某鞅
掌案牘無能脩辭爲仲初重以知仲初深卽草草庶
其似之惟大君子憐而銘其墓以無堙仲初謹狀

高士許然明行狀

嗟乎自然明歿而吾二三朋好相膝席寫誄未嘗不
廢箸而起慘然神傷也如吾然明可復得耶予交然
明久且深叔子某又予髫髻交也率其子兆男且泣
以請烏忍不爲狀然明諱次紆晚號南華山人粵西
方伯茗山許公仲子也許之先遷自燕東安迨然明
六世爲錢唐人系具茗山公誌中茗山公四子長如
石先生徐宐人出叔張夫人出季庶高出而然明之
母爲河南包宐人宐人生然明四歲卒則張夫人字

之然明孝友篤至自童穉稟張夫人教訓伺夫人色
愠喜甚微夫人愛之踰已子事伯兄如否先生嚴凡
事必稟成侍終日無惰容雖燕會母或闌語而於叔
季于于如也人不知爲異母出茗山公有同產翁石
屋先生官比部郎兄弟並有文人名相友愛敦古人
之風而石屋公之子令慈亦並以文誼與然明頡頏
相愛敬三十年不衰蓋吾鄉引重云令慈與予同鄉
薦紉而爲交州郡丞治行甚高而然明乃以窮愁終
也嗟哉然明卽窮愁乎天才穎異不屑爲章句比偶

之業而氣韵落落瀟散物表少從茗山公宦游四方
卽有山水之好已就外傳博學強記讀書過目輒成
誦日可數萬言茗山公深異之常曰吾千秋業此兒
也弱冠茗山公卒益發奮下帷尋補博士弟子員日
出家藏書讀之胸懷浸淫古人上益不屑從豎儒爲
比偶文然與予及吳伯霖楊仲堅張仲初輩爲社烟
水時一作比偶文又復不凡無隻字落牙後慧而時
人未之許也年四十卽棄舉子業去歎曰何物青衫
足當許生雞肋而栖栖爲于是其嗜古文詩日甚四

壁無長物圖書而外有元章奇石之僻所貯慧山虎
跑泉甍疊盈室坐嘯行吟宴如也爲文詳贍典暢不
喜爲崛曲而追琢其章上者升斑椽次亦足方蔚宗
詩詞藻倩入沈宋而雅者置開元諸公間不復可辨
它草草應酬微涉緩弱非其好也尤工古書法小者
莊勁聳削闖歐柳之室草書秀似文徵仲跌宕似祝
允明神來時間出獻之近筆無及也以故然明不治
家人產生計衰落而四方以古文詩法書講者填門
委巷錯集如市邦君大夫如蘇君禹學憲吳韞庵司

寇喻邦相太守造膝揮塵移日不倦而然明窮自若
卒不聞有所干請喜賓客座 upper 常滿而性不善飲酒
微濡唇卽面赭欲頽乃淋漓豪宕之趣徹宵逼旦諸
酒人潦倒零落而然明興不已予每笑謂坐客曰如
然明者真酒徒也此德豈伯倫能頌哉然明所交游
半天下知名士如慈水劉抑之張成叔檣李李玄白
馮開之司成荅雲間如姚某某其最莫逆者也間以
家貧爲閩楚燕趙之行諸名卿貴人多折節下之而
性介介卽周旋容與似多可而實少許與不爲嫵媚

媿俗人意亦竟窮而歸此可以知然明矣然明足病
楚至登臨間曰吾煙霞之疾更甚勃勃不可止風神
恬上眉目疎秀飄飄塵壙外人也予嘗與伯霖私論
之世所稱山人詞客不繞指低眉游大人成名則叫
號怒罵自豪舉耳其文采亦竟無所底如然明所著
作如此而落穆乃爾其詩勝文性情勝詩然俱可千
載謂叔夜嗣宗爲晉代人不可復見庶幾見吾然明
而奈何其已矣哉予故不敢違所好而稱之曰高士
列其狀以聞於鉅公先生采而志焉然明生嘉靖己

酉九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九月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七元配平氏先然明三十年卒葬於太安山之陽生丈夫子一卽毳男邑庠生繼配俞氏女四長適金良棟次適俞士清平出次適朱濟之次適柴應梓毳男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啓平孺人之窆而合葬焉其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則後死者之責且毳男在也爲狀其大凡若此惟鉅公哀憐

處士羅長公行狀

吾里中長老稱二難則羅氏之長公鶴亭君次公野

亭君兄弟俱有聞甲午秋次公捐館舍長公遂忽忽
雕隕丙申亦辭世去里幾爲之罷市先處士雅重兩
公而次公子大冠長公子大儒俱翩翩拔俗之彥謬
從予受書故予知兩公特深其不能佞兩公也其不
能掩於里之耳也往旣狀次公其何辭於長公乃按
大儒所手次公者爲狀狀曰公諱應賢字子仁別號
鶴亭先世汴人家武林自洪武初羅一公者始數傳
而爲竹屏公敬敬生萼萼生昇曰伴山公伴山公憲
丈夫子四公最長稱長公其居吾北郭里則公與次

公奉其尊人伴山公始也公生而豐碩美鬚鬣次公
廓落有氣而公坦坦易與世多昵就之公始孩值其
家中圯五歲通孝經小學諸書不能竟遂棄去學賈
年十二歲遂能負薪出歸養其兩尊人會伴山公以
中表掛鹽官法波及論城旦明州次公年十三匍匐
江以東請代而公年十八歷家艱百端幾至乏絕伴
山公脫明州歸公兄弟鏡而奮生人之業往貸姊家
錢爲母什一吳門廉分其子錢十三會天幸業稍稍
起次公居恒坐籌而公則挾而之松陵之陽羨之陪

都之青徐之魯之齊之燕之趙足跡幾半天下而吳
最著吳門估客鱗集僉睨公來上下其價如律世稱
羅氏兄弟爲賈雄顧亦脩人倫之軌焉公創家人自
奉彌約至奉伴山公夫婦極其聽綺縠之供伴山公
好呼朋儕飲卽夜分公正襟侍眎寢臥命退乃退所
獲四方之物兩尊人未嘗不敢嘗嘗燕還抵青州聞
母余病甚倚牀第望見公捧書號踊幾絕無晝夜趣
歸獲見母母遂霍然起亾何母逝居頃之伴山公亦
逝公與次公俱毀甚拮据喪葬殊不減讀禮人歲時

伏臘子餘感集每語及其先祖父母未嘗不嗚咽涕
淚淫淫數行下也公與次公旣俱用賈人業起家相
勞苦如左右手合釜而爨垂白首可六十年所公客
吳會次公中寒欲死居恒念吾長髯阿兄公亟從太
湖趣行盜追視之以計脫歸就次公榻爲稱水量藥
不寐次公以瘡次公性骯髒間蕙公公含笑耐之次
公隨蹠以解驩如初嘗諭子壻輩曰汝事仲父如父
事仲母如母吾乃安嗚呼何必遜張公藝也愛其季
弟蘭亭公少爲教訓長爲生聚繼推橐中分予之無

靳季中道折公哭之哀百方貽季婦安乃已其孝友
淳至如此公性厚重不遽見揮霍慷慨之色會族黨
窘卽袒免外務爲封殖之間巷間藉公緩急者亦不
少有逋負公公遽未能焚券市義聲額亦多不問道
遇籠中禽時時捐杖頭錢縱之去見其飛舉意殊快
偶見寒乞卽解衣衣之接人溫而有條齷齪忘倦好
爭負氣者見之不覺冰解嗟乎豈非長者哉大儒又
稱公有至行嘗過淮揚有賈人家於舟公附之渡淮
莫夜一處子數篝燈啓竇窺公公私念魯男子非人

乎堅不爲動且以它辭急謝舟人去不言所以晚年
間舉以戒兒輩顧終不言其姓名曰吾德薄常畏人
知也公故貧壯乃娶范孺人然舉子艱星命家因附
會言犯華蓋將不宐子公笑曰吾翁有子吾子也于
是嗣次公仲子大章年四十三始置側室張暨章舉
大儒以下五丈夫子俱楚楚而大儒且韶秀有韵論
者謂公長者陰行善報應爾可謂有天矣公故健七
自傷次公逝恹恹如失病浸作顧猶時時精參朮自
衛兒子輩後先鳩杖可婆娑戶以外數步不謂竟溘

然逝也悲哉逝之日爲萬曆丙申九月晦合公生嘉
靖丁亥九月晦政七十懸弧之辰諸親朋人士競持
酒漿筐綺繡就公席相祈祝稱千秋觴未出戶而公
痰作遂不起客舉相顧悲怛旁皇更白衣冠以進嗚
呼天何巧奪公而慶弔相隨之速也然州里人皆知
稱釋長公長者而次公難爲第謂公不歿可矣公娶
於范爲希丹公女子六人_某某年某月某日葬於
某山之陽將藉予狀乞言有道先生之門不朽地下
伏惟哀憐許之

先母王孺人行略

嗟乎不孝汝亨之弗子以速天禍而歿吾母也徵吾父不孝汝亨固宜歿吾父在不孝汝亨忍弗歿而差語貧賤滅贖母之名是不孝汝亨竟歿吾母也於是乎援筆而書其行事蓋淚血淫淫焉三舉而三廢而卒不忍歿而歿之也逆淚而上紀其著者徵惠士大夫一言之辱不孝汝亨母子其有生焉母王氏諱德性嘉靖甲申秋八月生郡高士古塘公政之女而歸余父鶴洲先生裳者也古塘公博羣書有文名謂母

生而穎以女紅緝澣之餘爛於文母又古塘公最少女也而遲歸當古塘公以任俠行義中奇禍耗其家有緩急吾母實女子內襄之古塘公時撫而喟聲曰嗟吾女非獨讀父書者而翁貧無以而教令而歸稟廩長者方諸梁孟足矣是時余王父逸山公榮亦耳熟余母氏端且穎也又心愛余父少子賢而謂非余母無宜婦者令委禽焉王父故善賈以貲雄邑里母歸當其衰三年而荒又一年而火生理旁落甚余父五六兄弟並瓜分人自爲爨多不能得意於王父母

日暮菽水唯余父是虔而古塘公絕無嗣外大母慈
孺人白首而寡也余父并迎事之余父餽其口於匹
方什一家食殊苦生計拙不能得諸尊者驩心母氏
弗苦也雞鳴盥洗奉巾櫛侍諸尊人問一切情旨所
嚮及所未及安者先王父王母次外大母婉戀勤至
諸尊人俱欣然得也歲凶苦脫粟安所得甘臚以進
母力蠶織持余父所有館穀四方者集里中婦分督
而息卽不能時甘脆亦充然脫粟能飯諸尊人而已
獨咽麤糲卽麤糲矣不得飽然勿令尊人知且勿令

余父知也彼妬者顧呶呶訾余母曰拙少婦與而母
飯精者而翁而姑則進麤糲顧不能少平耶母咽弗
辨第灑然泣下已而王父母從里中婦明其不然迺
仰首振呼曰誰爲妬吾孝婦者無天乎歲凶之次季
爲嘉靖丁未王母病病似瘡而炎母寢臥與俱與余
父所爲湯藥禱祈者甚至不可解則挾短匕呼天祝
曰吾奈何愛吾寸膚而不愛吾姑陰爲割右股以進
人弗知至血肉淋漓被衣袖而赤而後知吾母之以
身代王母歿也顧卒不能活王母余父哭泣柴毀幾

秋以天而嫂之歿先伯兄一年伯兄之歿也重以哭
嫂氏也母之苦以伯兄嫂歿而且什百千萬云嗚呼
痛哉母凡五舉子畱伯氏而乃今孑然存不孝汝亨
也不孝汝亨少孱弱似無足樹者母間爲飲泣攜而
勉語曰嗟兒知母氏苦耶而母跛而父顯而父老跛
而兄顯而兄夭而母髮種種矣兢兢者兒耳兒方乳
臭人壽幾何而待富貴耶不孝汝亨亦爲泣數行下
不能仰視嗚呼痛哉不孝汝亨七歲讀書不能從余
父出游亦未嘗再受塾師戒一切小學孝經論語學

庸孟氏書母句點之而不孝汝亨句讀之丙夜焚膏
相向不孝汝亨或病懶津津向睡母輒疾呼曰而抑
聞古人錐刺者乎而讀而母抽繭絲熟令睡耳不孝
汝亨自十一通經術學爲舉子業文出就師傅而暫
離吾母迺吾母所爲顧復不孝者日勞且苦也甲戌
不孝汝亨髻季列郡博士弟子藉間藉虛聲稍稍知
向往不自絕於世之賢豪長者世賢豪長者亦憐許
之而不孝汝亨益嚶嚶自好動慕古昔異日妄意不
朽托尺寸於世斲無僇辱我母氏母氏亦以是得稽

寬而實迂僻無當主者歷丙子而乙酉凡四試四誦
而母漸就衰病矣嗚乎痛哉母慈惠篤愛壹稟於情
何論顧復不孝從兄諱汝淳者中年亾伯父母依余
父母爲推食解衣計生理娶婦合室而處提攜近三
十年不知其爲猶子也余姊歸沈君九齡沈故楮公
里巨族亦不幸少而孤依余父母亦爲衣食之壯而
令余姊歸而不忍贅視也合室而處提攜逾三十年
其他親戚間巷寡媪子女恩畜而呼母者未可枚指
嗟乎藉令母出素封多金帛卽不然不孝汝亨蚤自

樹一決起風雲之上縱母所欲爲其恩施寧有旣哉
奈何不孝汝亨紉而母益就衰病也吁痛哉母性真
毅開朗其斤斤執婦順養舅姑供祭祀餉賓客莊事
余父至乎白首無諍語佻色則猶然處女也至終身
履窮愁糟糠不厭而無纖嗇貪鄙態遇有急每聞朗
吟昔人富貴不淫貧賤樂之句佐人之急唯恐不及
有落落丈夫之風焉論者謂母空食福而子若孫有
昌者奈何不孝汝亨紉而母益就衰病且沒也嗚
呼痛哉沒之前三日亟令治喪具曰稱有無勿侈不

孝汝亨拭淚進湯藥謝勿進不孝汝亨大號痛諸婦
女俱慟母徐爲解曰嘻癡兒兒令此枯槁物與帝者
爭命哉卽執余父手而訣曰夫春秋高母苦我其善
自愛執不孝手而訣曰兒苦爲我我不兒畱矣萬事
在兒其勉之執不孝汝亨婦及姊氏輩而訣曰吾不
復代而督糶內矣長孫女藐諸孤固知汝亨兒能父
其佐汝亨兒善視之家內外無不人人好言相諭者
旣仰而吁曰天乎弟子某齋戒禮誦二十年於茲唯
家緣未斷以有今日卽欲豎四大出佛堂前還事齋

誦其可得乎因又手作偈曰水深不去尋門路水淺
方知行路難蓋回首覺語也是日爲丙戌九月辛酉
日就莫數額不孝令招故所善比丘尼懺引而西比
丘尼至母誠不孝諸婦女慎勿哭哭亂我令爲案然
燭焚沉檀香已乃合掌向曰師吾去矣左耶右耶而
吉祥耶比丘尼曰右右母側身而右比丘尼爲誦觀
音大士經往生呪淨土文各一過母喃喃稱西來號
者三目乃上視遂瞑享年六十有三及歛而心胃間
溫溫有生氣母平生奉佛廿年齋素蓋其驗云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以母之賢而不孝汝亨且落魄無以
生榮也脫微鉅公先生重憐不孝而寵之文令吾母
堙滅懿美不足表世是不孝汝亨果死吾母也不孝
汝亨宜死其或名是務殉飾一言以罔鉅公先生令
吾母愧魂魄不孝汝亨亦死不孝汝亨不勝哀隕待
命之至

先府君行略

痛乎孤之不自殞而窮慙於先君也孤忍堙沒先君
哉哀迷無文杖淚忍一死撫先君之生平微不朽於

鉅公先生先君諱裳字子重別號鶴洲生而醇夷介
有行治易教授諸生稱鶴洲先生先生越人洪武初
有福壽公者匠於官徙家錢唐郡左橋里再傳而爲
高祖承事公承事公生大王父壽官質庵公信信生
王父逸山公榮代有隱搯王父舉五丈夫子先君最
少行八王父貴故雒里中末衰遂析諸子炊長蓮洲
公爲諸生而仲叔氏操三五市中是時先君纔十三
文弱以爲貴已廢書從仲氏於市屢草負薪矣而
心謬不可之喟然曰丈夫子竟市人游乎十八尋理

博士業小窘則厲意引錐誓而業成試有司輒喪
人督學片山陳公來補邑博士弟子員陳公鑑士嚴
拔諸生才可博通它經術者授室馭器先君與里中
故東昌司理汪存吾公輩競起相名高王父意小快
諸父賈者轉就窘而先君稍稍起文學爲憲副北屏
惠公塾師子弟才者多從之遂獲藉束脯之入事王
父王母沈孺人而引仲叔窘者與居衣食推共之先
君孝友自性所配余母王孺人貞順通敏讀書曉道
理復宜先君纖毫無私入先君意殊展而外王父古

塘公博雅有文名會阨無子歿王外母李孺人以老寡復迎養焉先君一貧士上承兩尊人中翼諸昆外兼母李舉無失驩心人不聞於其言士論多歸之然艱楚甚矣嘉靖癸卯伯子汝高生乙未王母病先君醫藥禱祠以身代百端不解泣幾毀一切殯斂喪祭極心計所可爲如禮而止絕不以涉諸昆而念王父鯀與吾母帥伯子伺臥起婦事彌篤居七年甲寅王父復病痢不起諸醫禱喪祭先君亦獨苦之如喪王母者而中又遘歲凶應緣日不給心血且盡乙卯猝

有烏夷之變家燬先君以身護二三伯仲奔城居亾
鳥徙及奉外大母李卽草衣麥飯義不忍不共之寇
退還家北郭外集諸帳下士講論經史連歲不輟爲
文務沃實造雅無外豔諸藉先君餘靈成甲第去者
後先五六輩先君亦庶幾一奮鴻漸竟曩者堙鬱引
錐之氣而數試數不第以諸生老也吁痛哉伯子汝
高負雋材弱冠補邑諸生則先君心屬之而伯子意
殊恢廓自放遂中道嘔血歿家益貧孤又弱未立殆
不可奈何而先君與母相駢塵旣泊如也先君舉不

孝孤晚然最愛孤所刻厲孤者獨至授易析古今文辭旨絕不假外傳自伯子歿之歲杪而孤垂髻補郡諸生已竊廩食微有聲亦復挾經師策餬其口於四方多賢豪長者游則先君意稍揚然先君爲儒生旣老被絀孤復數試數絀危得之丙戌孤復不幸罹先母氏之喪已復喪婦先君意忽忽不樂居嘗向孤語七十年間事焦心茹荼凜凜七尺若歷重淵登九折坂而不敢墮未嘗不泣下浪浪沾衣也吁痛哉辛卯不孝孤徼天幸薦卿書痛吾母不可作而荷先君老

善飯每慨然勗孤曰家世寒素余沒身因諸生起自
孺子母穢我卽鮮衣高車夸閭巷人俛仰苟富賢吾
不忍見孤卽淺庸未有樹亦惟是先君訓斤斤奉之
或少展尺寸圖一日祿養先君而天且不憫壬辰上
公車報罷趣歸而先君病痼已又病風甚稍稍扶藥
餌亾恙祭已秋加劇冬復健七有起色至甲午春正
月遂大漸口屹屹不得語百計不能效竟逝矣吁痛
哉先君自少及長而老無異狀惟孝友於兄弟不弛
其親蓮洲公歿不嗣嫂寡且喪明先君母事之以老

從子汝淳貧無依先君爲收而計生業娶婦如撫不
孝孤吾女兄歸沈九齡九齡故名家子少孤先君攜
與合室處躬而翼者垂三十年於茲它姻族閭里中
子弟先君爲振善掖敗惟恐不及而儼然兒畜之者
指不勝屈諸子弟輩亦能父事先君有紛難就先君
片言而解各厭心去諸長老每笑眎先君曰令乃公
宰天下如是矣與人交澹而不渝若劉道光虞文成
文學吳厚甫邑博及帷下士惠子德楊思震其人皆
博碩長者卽垂白莊事先君先君時與之徜徉湖山

間先君不善飲顧諸長老微先君咸廢箸不快以座上無汪洋叔度也會諸公急赴之若渴鄉所稱兒豈交東昌司理汪公歿於官渠兄弟亾奔者先君輓素車千里與其長公子扶之歸它好誼類此性慈易卽臧獲無詬誶語負販者亦媻媻過之獨聲利間人卽故有親驪臨先君先君峻不就而實不治城府也孤少不識事時以意氣嚮海內諸名士謂人盡賢者至其人執猶子謬爲敬先君謝不敢爲倒屣下之而先母氏亦劉薦相佐及退而語孤某汝友某終非汝友

孤不易寤已竟驗人言先君能容數百輩似山公不
謂有德操冰鑑若此也吁痛哉先君七十年寒士不
醜窮然絕不能憐於人振布衣彈竹籜冠楚楚自立
見者亦忘其爲貧士有學博黃憐先君引從諸生助
貧例先君怫然曰死易耳黥婁於陵非人耶始終以
教授子弟及母氏織紝食於家或博士先生舉高行
及鄉之人推祭酒就有司養老禮一齒及先君先君
惶恐謝諸公曰某非其人不取生平無外嗜喜清言
稱揚古先生之風與人間世浮沉事間從朋儕爲詩

歌自得已輒棄去晚年稍稍厭一切降心佛理然不
佞嗚呼若先君者非漢所稱孝弟力田與古之高士
有道術者乎哉而竟已矣不孝孤浮文夸行雕刻先
君之質既不獲以志養復不能蚤年揣摩取世賞與
時上下充升斗之奉而僅僅守寒士業以饘粥先君
而復不可得令長逝者虛此永年乃藉口異日不可
知之事慰藉九原悲乎晚矣非鉅公先生鴻文千秋
不朽墓中之石不孝孤胡顏生爲人卽死何以見先
君地下伏惟惻然哀憐許之先君享年七十八歲生

正德丁丑二月初二日戌時歿萬曆甲午二月十七日未時舉子二長汝高次不孝汝亨女一卽歸于沈者也不孝孤謀以是年 月 日扶先君柩暨先母氏王孺人葬於排山塢之陽往母氏藉手王大司馬銘墓中而懼堙沒先君也敢泣血忍歎跪而請於鉅公先生孤不勝哀隕待命之至

江州別駕徐公行狀

吾杭有兄弟兩徐先生第曰桂人稱大滌先生有才名以風雅峭峻聞于時而兄曰鳴岡公歷官江州別

駕以經術吏治稱其爲人淳淳長者人親而愛之予
先識大滌先生先生先逝繼乃從諸長老數接席鳴
岡公公溫然進予若有契者而公以今年夏五謝世
去每聞諸長老嘆息之聲公卽老壽終若短世者亾
何公子兩孝廉君某某將卜兆伐石以請鉅公銘公
墓而手撫公實行案案千餘言以狀見屬予卽誦文
辭然不敢爲違心之言以浮公遂爲狀公諱桐字茂
陽其先世居吳長洲張林里曰鶴皋公仲子璋居甫
里璋叔子天禎生子盛號裕庵公生四子仲曰南山

公鑄葬吳靈巖之硯山形家者奇之曰是法宜遷土者不於身於子孫其昌乎南山公舉二子曰嶽曰巖巖爲公大父西岷公西岷公生別駕忠齋公某則公父也忠齋公宦南粵歸會倭難作焚劫幾盡吳越甫里爲島于是奉西岷公柩葬錢唐之寶石山遂家焉忠齋公三娶爲楮爲姚爲水楮舉公及孩而歿姚母撫之媿復不祿公年甫十二已負奇骨不肯後人而忠齋公以易學教授甫里已官蒼梧公從強學博文詣帷中博士翁子咸退舍讓公忠齋公喜曰是可慮

當世之求矣令就禹航試學使者某公大賞異之以
儒士入棘闈隨予廩食公第大滌公亦蜚聲雁行起
諸吳門暨禹航言易者俱推公經稅祭酒隆慶丁卯
舉于鄉不第仍世忠齋公之業教授吳甫里亾何忠
齋公捐館公自淮聞哭而奔喪祭葬一行文公家禮
服除上春官復下第是時大滌公已第丁丑進士慨
然曰均子也吾卽不能祿逮父又遺母哉乃俛而就
婺源博士然不以寒薄弛磨礪婺一時質文之士咸
興起焉如汪程輩奮身科名者可指數已卯應聘分

試京畿所薦十有三人皆當世知名士時江陵相勢灼人其鄉有識公者曰吾爲見公卽顧盼生光輝公厲色謝不可頃之母水訃聞哭而奔如喪考禮服除入謁選人補棠邑甫三月擢江右瑞昌令瑞昌古赤烏鎮多僞漢之裔其民獷悍瀕江負山多不戢司銓者擇公徃曰夫夫也博士不負士令負民耶公亦矢志奉職時大盜某往來江黃間殺人不避眼三楚庶撫臣致勤王師勦除之不得歷令十數輩無可誰何公至之三日卽設法縛致之如兒女子邑人搖手嘆

詫曰徐公神人也邑苦江水潦田爲池民且爲魚公
焦心計謂蓄泄水非築東堤不可父老驚喜交集曰
是大利大役也奈何易言之會秋旱公斷然持必行
倡議設方略率先亾何堤成西爲沃野東無橫流十
五年秋大水江以南郡邑被浸者浩相望而邑獨以
東堤高枕席臥邑人築亭其上名曰保釐亭具邑志
中公又廉知邑苦寨兵甚于苦盜苦豪猾侵占隱伏
甚于苦苛歛爲簡汰寨兵爲均田十六年夏淫雨饑
請于上爲出粟賑貸荆楚間匍伏就食更生者幾數

千人僉比公富鄭公之活青州也事無鉅細無畱晷
決無滯寃庭閑閑共流水西江能文之士就而問業
雜邑子弟以進如其在甫里禹航者多獲雋焉公治
行卓起會太守某議實南城使邑各腴民以供公太
息持不可爲捐俸出餘餼成之民相訝不知所從來
歡頌聲動地太守色沮于是思陰中公亾何有江州
別駕之命矣公欣然題輿行曰吾負上官不負民去
之日邑丁壯扶老將廡細相欬戲攀臥轅下者衆衆
又幸甚曰尚未離江州土也公佐九江一載事依簡

靜民安之未幾勃焉有西湖之想遂解綬去諸寮宗
羣起留公曰公少別駕耶白香山有言江州左匡廬
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公卽吏隱此中不翮然
僊哉而戀戀西湖爲公適然笑應之曰白公不又云
乎祿仕之優穩尸素之尤蠹蓋可恥也吾從此不從
彼于是問農圃于禹航而載書寓錢唐之西河日夜
課二子讀易旁及左漢晉魏以來諸家間自手一編
側弁而哦其耦笑之曰君還就試乎公亦笑應曰吾
家素業在是公自宦江州及家食澹清自尚凡兩入

計俱單車就道。魏遺都絕里門。課子耕讀外。恥問戶
外事。生平衣不厭澣。食不厭糲。以恭儉爲師。至親知
有緩急。卽慨然應之。以餘貲縣杖頭。錢招搖朋好。夷
猶于六橋兩峰花月之間。胸懷朗朗。無藏宿諸鄉老。
社集非非。是是抗聲不少。遜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也。二子奉公教。先後舉孝廉。績學砥行。能文章。不減
父叔家風。而公督訓如爲諸生。時嘗言。二程自十四
五脫然。便學聖人。張南軒言。學者不爲文采炫。不爲
功利汨。庶可言讀書。嗟乎。公豈僅僅以食肉富。翼隆

隆炎炎者望後之人哉公素叵病目光炯炯髮鬚強
半還黑上下峻坂如飛能燈下作蠅頭書人咸羨公
奕奕如神僊中人春秋無筭而忽萎爾寢臥長歌一
闕而逝然公所自爲大年者豈藉長桑越人哉識者
謂公教授如伊川作令如桐鄉歸來乎如彭澤老而
自逸如洛社而兩孝廉能世其業風雲之氣自上吾
鄉稱後先兩徐使若二陸之才二程之學垂聲千秋
豈其與年壽俱盡者乎公生以某年云孝廉君將
以某年云月日奉公柩葬之某山之陽敢以夙

所聞見合兩孝廉所質言而次其崕略如此或不至
浮公以媿生平惟名世君子采而銘之謹狀

贈南京禮部司務羅公元配馮孺人行狀

羅生玄父大冠自從予受書迨同舉于鄉至今可三
十年兩家居相比其生歿悲愉之情日相聞不啻同
室也野亭公甲午沒于家余既狀其行諡乞銘作者
頃孺人從玄父七年祿食沒于南儀部之官舍而余
適與同官又獲間病視歛余實稔知孺人賢而以狀
委所不知非情也玄父又手述母行至核于是爲狀

孺人生而慧淑爲父南湖公母朱氏愛女不輕許人
野亭公逾冠而貧學賈於其姊家諸公所諸與馮鄰
又善卜謂羅仲必不貧孺人法當旺夫君數數從良
之遂結褵焉是時公與伯子鶴亭公同日婚而翁半
山公值家落伯所娶范善病孺人脫簪佐朝夕舖又
代范勞至手足成蠶瘵不告瘁也半山公喜歡家貧
不能常性又卜急食飲稍後時不適輒推案不舉孺
人不難罄餘裝付酒家以給翁一醉手自烹飪以時
進得翁驩乃止至病癱潰血肉潰牀褥不可近母親

爲泐洗翁臨歿謝曰吾生不能報而願它生亦作而
婦相報孝感如此而姑余孺人性復嚴急難事所鍾
愛季子蘭亭公與孺人長兒大任叔姪年相若或至
相嬉逐而爭孺人不難撻兒以悅姑而半山公又愛
長孫與余閨則仍歸過孺人孺人兩受之不辨其曲
致又如此翁姑歿而歲時享祀必腆必誠視生而給
醉飲推案不舉時亾異也丙寅野亭公中寒疾誤藥
至咆哮狂走幾殆時鶴亭公客燕未還公病中手所
鑰萬餘金大叫呼髻兒髻兒何不歸迨歸而舉鑰付

之孺人不以此時私一錢亦有丈夫之槩焉野亭公在時四方之客歸之如家親朋連袂進者日以衆多公一意治外凡羅生兄弟輩讀書薪水師友供具俱不暇問纖悉自母出野亭公赤手起家歷甘苦巖乏與所親交疎密孺人皆稱情付之公性剛嚴徑直而孺人時時調劑之以佐其偏以是白首同居食指逾千而一切歸之百忍處妯娌六十年無反唇相稽者生平節嗇不妄費而遇有恩則終身不能忘所施予必先窮約又必先散之故舊親戚而後及於緇尼皆

井井不失序當野亭公壯時已舉四男子矣而復進
側室陳繼進姚孺人不惟無妬輒視之如弱女陳生
子大用姚生大紳至今撫養之不啻已出尤常婦所
難也羅生兄弟輩皆負才幹而玄父尤讀書精義理
然遇事酬應或諸子慮所未及一不稟裁卽有不恰
中者其賢達如是予自與玄父師弟而骨肉卽得望
見母家有疾苦愉樂亦時相披對孺人不妄言語靜
肅以理威儀棣棣作止不失尺寸卽起家寒薄有王
謝夫人之範焉以爲如是之人必享有百歲被玄父

錫命踰於常紀而不意竟如是止也然生年七十有
七不可謂不壽有玄父立身揚名不可謂無子卽玄
父孺慕無已而孺人無憾矣

寓林集卷之十八終